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九十至九十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苗庠洙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覧卷九十

宋 李昉等 撰

皇王部十五

光武皇帝 更始附

後漢世祖光武皇帝

東觀漢紀曰光武皇帝漢高帝九世孫也出長沙定王
發之後

袁宏漢紀曰孝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中子買爲舂陵節侯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

東觀漢紀曰皇考初爲濟陽有武帝行過宫常封閉上將生皇考以令舍下濕開宫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上生時有赤光室中盡明皇考異之使卜者王長占之長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一莖九穗縣大豐熟因名上曰秀是歲鳳凰來集濟陽故宫

皆畫鳳凰聖瑞明兆始於此上爲人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眉長七尺三寸仁智明遠多權略樂施受人在家重慎畏事勤於稼穡兄伯升好俠非笑上事田業比之高祖兄仲升年九歲而南頓君卒隨其叔公在蕭入小學後之長安受尚書經師事廬江許子威大義略舉因學世事朝政美惡必先聞知具爲同舍解說南陽大人往來長安爲之邸閈稽疑議訾訟逋租于大司馬嚴尤尤見而奇之宛大姓李伯玉從弟軼數遣客求上上欲避

之先是伯王同母兄公孫臣為醫伯升請呼難伯升殺之上恐其怨故避之使來者言李氏欲相見甚誠無他意上乃見之懷刀自備入見因始侯兄弟為上言天下擾亂飢餓下江兵盛南陽豪右雲擾因具言讖文事上殊不意獨内念李氏富厚父為宗卿師語言譎詭殊非次第嘗疾毒諸家子數犯法令李氏家富厚何為如是不然諾其言諸李遂與南陽府掾史張順等連謀上深念良久天變已成遂市兵弩絳衣赤幘時伯升在舂陵

亦已聚會客矣上歸舊廬望見廬南若火光以為人持火呼之光遂盛赫然屬天有頃不見異之遂還歸宅乃與伯升相見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聞上至絳衣大冠將軍服乃驚曰以為獨伯升如此也素謹厚亦如之皆合會共勞饗新市平林兵王鳳王匡等因率舂陵子弟隨之兵合七八千人上騎牛與俱進殺新野尉後乃得馬進圍宛城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更始立以上為太常偏

將軍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二公兵到潁川嚴尤陳茂與合尤問城中出者言上不敢取財物但合會諸兵為之計策尤笑言曰是美鬚眉目者耶欲何為乃如此初莽遣二公欲盛威武以振山東至驅虎豹犀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自秦漢以來師出未嘗有也上邀之於陽關二公兵盛漢兵反走上馳入昆陽諸將惶恐各欲散歸與諸將議城中兵穀少宛城未拔力不能相救今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將亦滅不同力

救之反欲歸守其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
敢如此上乃笑且去唯王常是上計會候騎還言大兵
已來長數百里望不見其後尾前已至城北矣諸將遽
請上上到為陳相救之勢諸將素輕上及迫急上為晝
成敗皆從所言二公兵已五六萬到遂還城作營圍之
數重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塵烟連雲金鼓
之聲數十里或為地道或為衝車撞城積弩射城中矢
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泣二公自以為功在漏刻有流星

墜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
吏士皆厭伏時漢兵在定陵郾者聞二公兵盛皆怖上
歷說其意爲陳天命請爲前行諸部堅陳上將步騎千
餘前去大軍四五里二公遣步騎數千合戰上奔之斬
首數十級諸部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
敵勇甚奇怪也上復進二公兵却諸部乘之斬首數百
千級連勝遂令輕足將書與城中諸將言宛下兵復到
而陽墜其書二公得書讀之恐上遂選精兵三千人從

城西水上奔衝二公兵於是大奔遂北殺司徒王尋而昆陽城中兵亦出中外並擊會天大雷風暴雨下如注水潦滍川盛溢二公大衆遂亂奔赴水溺死者以數萬滍水為之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滍水逃去漢軍盡獲其珍寶輜重車甲連月不盡五月齊武公拔宛城六月上破二公於昆陽破宛後數日收伯升部將劉稷而伯升强爭之更始遂用譖愬復收伯升即日皆物故上在父城徵詣宛拜上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

俟更始欲北之雒陽以上爲司隸校尉先到雒陽整頓宮府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者已數十輩皆冠幘衣婦人衣諸于繡𧝓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𧝓音屈揚雄方言曰襜褕其短者自關之西謂之𧝓據此是諸于上加繡𧝓如今半臂也大爲長安所笑知者或畏其衣奔亡入邊避之及見司隸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曰復見漢官儀體賢者蟻附更始以上爲大司馬遣之河北十月上持節度孟津鎮撫河北安集百姓趙繆王子林立邯鄲卜者王郎爲天子移檄購求

上十萬戶世祖引兵攻邯鄲連戰郎兵挫折郎遣諫議大夫杜長威見公據地曰實成帝遺體子輿也公曰正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也況詐子輿乎長威請降得萬戶侯公曰一戶不可得長威曰邯鄲雖鄙君臣併力城守尚可支一歲終不君臣相率而降但得全身可也辭去而郎少傅李立反郎開城門漢兵破邯鄲誅郎入宮收文書得吏民謗毀公言可繫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者自安也更始遣使者持節立公為

蕭王諸將議上尊號上不許上發薊至中山諸將復請上尊號初王莽時上與伯升及姊壻鄧晨穰人蔡少公燕語少公道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劉子駿也上戲言曰何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時傅闓不見赤伏符文軍中所上末信到鄗上所與在長安同舍諸生彊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鄗與上會羣臣復固請乃命有司設壇于鄗之千秋亭六月已未即皇帝位改元為建武十月帝入雒陽華南宮二年正月益吳漢鄧禹等

封自漢草創德運正朔服色未有所定高祖因秦以十月為正以漢水德立北畤而祠黑帝至孝文賈誼公孫弘以為秦水德漢當為土德至孝武倪寛司馬遷猶從土德自上即位案圖讖推五運漢為火德周蒼漢赤水勝火赤代蒼故上都雒陽制郊祀於城南行夏之時犧牲尚黑明火德之運旗幟尚赤四時隨色郊祀帝堯以配天宗高祖以配上帝上遣遊擊將軍鄧隆與幽州牧朱浮擊彭寵隆軍潞路浮軍雍奴相去百餘里遣吏上

奏言寵破在旦暮上讀檄未竟怒曰兵必敗北汝歸可知吏還未至隆軍果為寵兵掩擊破浮軍遠至不能救以兵走幽州咸曰上神三年十月上幸舂陵祠園廟大置酒與舂陵父老故人為樂四年五月上幸盧奴為征彭寵故也自王莽末天下旱霜連年百穀不成元年之初耕作者少民飢饉黃金一斤易粟一石至二年秋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或生於菜菓實野蠶成繭被山民收其絮採穫穀果以為蓄積是歲野穀生者稀少而

南畆亦益闢矣六年二月吴漢下朐城天下悉定唯獨公孫述隗囂未平上曰姑置此兩子於度外乃休諸將置酒賞賜之每幸郡國下與見吏輙問以數十百歳能吏次第下及掾史簡練臣下之行下無所隱其情道數十歳事若案文書吏民驚惶不知所以人自以見識家自以蒙恩遠臣受顔色之惠坐席之閒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一日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發圖讖制告公孫述署曰公孫皇帝囂雖遣子入侍

尚持兩心囂故吏馬援謂囂曰到朝廷凡數十自古世主未嘗有明主如此也材智驚人其勇非人之敵開心見誠與人語好醜無所隱諱圖講天下事極盡下恩兵事方略量敵校勝闊達多大節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如卿言勝高帝耶曰不如也高帝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不飲酒囂大笑曰如卿言反復勝耶七年正月詔羣臣奏事無得言聖人有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裹封書不中式不得

上既上詣北軍待命前後相屬連歲月乃決上躬親萬
幾急於下情乃令上書啓封則用不得引經書取具文
字而已奏諸闕平旦上其有當見及寃結者常以日出
時騶騎馳出召入其餘以次聽中使者出報即罷去如
神遠近不偏幽隱上達民莫敢不用情追念前世園陵
至盛王侯外戚葬埋僭侈吏民相効浸以無限詔誥天
下令薄葬八年閏四月車駕西征河西大将軍竇融與
五部太守步騎二萬迎上隗囂士衆震壞皆降囂走西

城吳漢岑彭追守之九年正月隗囂餓出城飡糗糒腹脹死十一年十一月吳漢引兵擊公孫述入犍為界小縣多城守未下詔書告漢直擁兵到成都據其心腹後城營自解散漢意難前獨言朝廷以為我縛賊手足矣遣輕騎至成都燒市橋武陽以東小城營皆奔走降竟如詔書漢兵乘勝追奔述拒守詔書又戒漢曰成都十萬餘衆不可輕也且堅據廣都城去之五十里待其即營來攻罷倦引去乃首尾擊之勿與爭鋒述兵不敢

來轉營即之移徙輒自堅十一月衆軍至城門述自將背城而戰吴漢鼔之述軍大破刺傷述扶輿入壁其夜死夷述妻子傳首於洛陽縱兵大掠舉火燔燒上聞之下詔讓吴漢副將劉禹曰城降嬰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於放麑啜羮之事二者孰仁且失斬將弔民之義又議漢殺述親屬太多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寳劍直百金馬以駕鼔車劒以賜騎士

苑囿池籞音御之官廢弋獵之事不御性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衣服大絹而不重綵征伐甞乘革輿羸馬公孫述破益州乃傳送瞽師郊廟樂葆車乘輿物是後乃稍備具焉述伏誅之後而事少閒官曹文書減舊過半下縣吏無百里之繇民無出門之役十九年上幸南陽汝南至南頓止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吏民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發祥之地每來輒加厚恩但復一歲少薄願復十歲上曰天下重寶大器常

恐不任日慎一日安敢自遠期十歲復增一歲二十年六月上風眴黄癉病發甚以衛尉關内侯陰興為侍中興受詔雲臺廣室二十六年正月詔曰前以用度不足吏祿薄少乃自益其俸自三公下至佐吏各有差四月始營陵地於臨平亭南詔曰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興之後亦無丘壟使合古法今日月已逝當預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加乃令陶人作瓦器

又曰臨平望平陰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

子有不得存安得松喬與之而共遊乎文帝曉終始之義景帝所謂孝子也故遵反復覇陵獨完非成法耶上自細書一劄十行報郡縣旦聽朝至日仄夜講經聽誦坐則功臣特進在側論時政畢道古今事次說在家所識鄉里能吏次第比類又道忠臣孝子義夫節士坐者莫不激揚悽愴欣然和悅羣臣爭論上前嘗連日皇太子嘗承閒言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今天下大安少省思慮養精神上答曰我自樂此三十年

有司奏封禪詔曰災異連仍日月薄食百姓怨歎而欲有事於太山汙七十二代編錄以羊皮雜貂裘何強顔耶三十年羣臣復奏宜封禪遂登太山勒石紀號改元為中平三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東夷倭奴國遣使入貢二月戊戌帝崩在位三十三年時年六十有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如孝文皇帝舊制葬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太子襲尊號為皇帝羣臣奏謚曰光武皇帝廟曰世祖三月葬原

陵

東觀漢紀曰上破王郎還過鄧禹營禹進食炙魚上大飡啖時百姓以上新破大敵欣喜聚觀見上飡啖勞勉將士威嚴甚厲於是皆竊言曰劉公真天人也

又曰隗囂遣馬援奏詣京都上出在宣德殿南廡下引援入與相見上曰卿遨遊二帝間見卿使人慙援曰因天下反覆而盜賊自名姓者不可勝數也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又曰帝既有仁聖之明氣勢形體天然之姿固非人之敵翕然龍舉雲興霖雨而濟天下蕩蕩乎人無能名焉

帝王世紀曰玄晏先生曰左氏春秋稱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若漢之再命世祖不階成旅之資平暴反正遂建中興夏康同美矣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自成哀已下天地縱横巨猾竊命劉氏舊澤雖在而瞻烏之望幾絶世祖以耿耿之祚起於白水之濵身屈更始之助位與羣豎並列于時懐

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髙才者居之南面疾足者爲之
王公茫茫九州瓜分鬭切泯泯蒼生塵消鼎沸我肩之
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荆棘枯綱維振而逆鱗
掃羣才畢奏人思盡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曰中興
與夫始創業者庸有異乎誠馬生之言固以寥廓大度
同符髙祖又資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
同乎故能享有神器據乎萬物之上矣
會稽典録曰上在長安中餘姚嚴遵俱共受學結好建

元元年徵遵拜為諫議大夫共上宿遵以足加帝腹其夜客星犯帝座太史以聞上曰昨與嚴子陵卧也

續漢書曰昔羿浞簒夏數十年少康生為仍牧正能修德復夏厥勲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鬲内外之助至於光武承王莽之簒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迹於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膽智之主孰能堪之討賊平亂克復炎漢號稱中興者無以加之矣中國既定柔遠以德愛慎人命下及至賤武功既抗文德聿脩勲績

弘矣
薛瑩漢紀曰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英雄並發其跨州據郡僭制者多矣大皆典於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儔也弘寛博納計慮如神是以任光賔馳望風景附馬援一見覩顏識奇故能以十數年間掃除羣凶清復海内豈非天之所輔賛哉古者師不内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違失無不折傷意豈文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

更始

東觀漢紀曰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弟為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飢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衆數百人諸亡命往從之數月間至七八千人號新市兵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千餘人號平林兵聖公入平林

中與伯升會遂共圍宛聖公號更始將軍自破甄阜等衆庶來降十餘萬諸將立劉氏南陽英雄皆歸望於伯升然漢兵以新市平林為本其將帥素習聖公因欲立之而朱鮪立壇城南淯音育水上諸伯升吕植通禮經為謁者將立聖公為天子議以示諸將馬武王匡以為王莽未滅不如且稱王張卬拔劍擊地曰稱天公尚可稱天子何謂不可於是諸將軍啟於聖公至於壇所奉通天冠進聖公於是聖公乃拜冠南面而立改元為更始

元年上爲太常偏將軍上破二公於昆陽城而更始收劉稷及伯升即日皆物故上馳詣宛謝罪更始大慙長安中兵攻王莽斬首收璽綬詣宛更始入便坐黄堂上視之曰莽不如此當與霍光等更始韓夫人曰莽不如此帝那爲得之更始欲都洛陽李松等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物及中黄門從官至洛陽關中咸相望天子更始遂西居東宫鼓鍾帷帳宫人數千宫府閭里安堵如舊更始上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顧刮席與小常侍語

郎吏怪之更始委政於趙萌日在後庭與婦人耽飲諸將軍言事更始醉不能見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輙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所置故守交錯州郡不知所從趙萌以私事忿侍中侍中曰陛下救我更始言大司馬縱之萌曰臣不受詔遂斬之又所置官爵皆出羣小被服不法或繡面衣錦襜褕諸于爲百姓之所賤長安中爲之歌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其冬赤眉十餘萬人入關

引兵入上林更始騎出厨城門諸婦女皆從後車呼陛下當下拜城更始下拜復上馬乃去至高陵上聞更始失城乃下詔封更始為淮陽王而赤眉劉盆子亦下詔以聖公為長沙王更始嘗依謝禄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卬等以為慮謂禄曰今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于是禄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于郊下因令縊殺之

帝王世紀曰更始名玄字聖公即位凡三年

太平御覽卷九十

太平御覽卷九十一

宋 李昉等 撰

皇王部十六

後漢顯宗孝明皇帝 肅宗孝章皇帝

穆宗孝和皇帝 孝殤皇帝

恭宗孝安皇帝 少帝北鄉侯

顯宗孝明皇帝

東觀漢紀曰孝明皇帝諱陽一名莊世祖之中子也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為貴人故帝十二歲以皇子立為東海公三歲進爵為王幼而聰明睿智容貌莊麗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謀謨甚深温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内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以為宜承先序建武十七年十月詔廢郭皇后立陰貴人為皇后以東海王立為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九經畧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無所不照中平

二年二月世祖崩皇太子即位永平二年二月上初臨辟雍行射禮十月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甲子上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歷覧館舍邑居舊處會郡縣吏勞賜作樂三年十月上與皇太后幸南陽祠章陵周觀舊廬召見陰鄧故人上在于道所幸見吏勞賜省事畢步觀行部署不用輦車夜讀衆書乙更盡乃寐先五鼓起率常如此五年十月上幸鄴用常山三老言復元氏縣田租八年十月上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禮畢上

手書敕令尚書僕射持節詔三公十年閏月行幸南陽祠章陵以日北至復祠於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上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至頓勞饗三老官屬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錢三十牛羊被野十三年二月上耕籍田禮畢賜觀者食有諸生前舉手曰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上書板曰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也十五年二月東廵狩三月幸孔子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太子諸

王説經幸東平王宮上憐廣陵侯兄弟賜以服御之物又以皇子輿馬悉賦予之十七年春甘露仍降樹枝内附芝生前殿神雀五色翔集京師是夜上夢見先帝太后夢中喜覺因悲不能寐明旦上令百官採甘露容悉會太常丞上言陵樹華有甘露上令百官採甘露受賜畢罷上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流涕勑易奩中脂澤粧具自帝即位遵奉建武之政有加而無損初世祖閔傷前世權臣太盛外戚預政漢家中興唯宣帝

取法至於建武朝無權臣外族陰鄧之家不過九卿親屬勢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貴者裁家一人備列將校尉在兵馬官充奉宿衛闔門而已無封侯預朝政者自皇子之封皆減舊制諸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曰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又國遠而小於王善節約譏儉如此八月帝崩于東宫前殿在位十八年時年四十八謚曰孝明皇帝葬顯節陵十二月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廟與世宗廟同而祠祫

祭於世祖之堂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孝明皇帝尤垂意於經學即位刪定擬議稽合圖讖封師太常桓榮爲關內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尤盛冠帶搢紳遊辟雍而觀化者以億萬計

又曰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皇子陽生豐下銳上顔赤色有似於堯上以赤色名之曰陽至十三年通春秋上循其頭曰吳季子陽對曰愚戇無比及阿乳母以問師傅

曰太子所對師傅無以易其辭

華嶠後漢書明帝性褊察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崧崧走入牀下上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上乃赦之

又曰世祖既以吏事自嬰帝尤任文法揔攬威柄權不借下值天下初定四民樂業戶口滋植斷獄得情號居前世之十二中興已來追蹤宣帝夫以鍾離意之廉淳諫諍懇懇以寛和為首以此推之斯亦難以德言者也

薛瑩漢紀贊曰明帝自在儲宮而聰允之德著矣及臨萬幾約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啟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内乂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潛夫論曰明帝時公車以及吏皆不受章奏帝聞而怪之蠲其制

後漢書曰明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光武之女為子求郎不許而賜

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人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後漢書論曰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内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之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然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肅宗孝章皇帝

東觀漢紀曰孝章皇帝諱炟孝明皇帝第五子也永平三年二月以皇子立爲太子年四歲幼而聰達才敏多識世事動容進止聖表有異壯而仁明謙恕温慈惠和寛裕廣博親愛九族矜嚴方厲威而不猛既志於學始治尚書遂兼五經周覽古今無所不觀由是上敬重之每事諮焉永平十八年孝明皇帝崩帝即位

范曄後漢書曰章帝建初元年詔有司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寃獄又詔以上林池籞田獵與貧人

四年詔曰葢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襃顯儒術
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師承亦别名
家孝宣帝以爲去聖久逺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
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嚴氏顔氏春秋大
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孔子曰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是下太常將
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
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

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令白虎通也元和二年正月詔書人有産子者復勿筭三歲令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章和元年八月南廵狩幸梁遣使祠沛高原廟豐枌榆社二年正月帝崩於章德前殿在位十二年時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葬敬陵廟曰肅宗

論曰魏文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寛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禮之以忠貞文之以禮樂故乃藩輔克諧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東觀漢紀序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朝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所務也寀靜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至也肅宗兼兹四

德以繼祖考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辯章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

袁山松後漢書曰孝章皇帝弘裕有餘明斷不足觀聽易惑外戚擅寵惜乎若明章二主損有餘而補不足則古之賢君矣

薛瑩漢紀賛曰章帝以繼世承平天下無事敬奉神明友于兄弟息省徭賦綏静兆民除苛法蠲禁錮抑有仁賢之風矣是以陰陽協和而百姓安樂衆瑞並集不可

勝載考之圖籍有徵云爾

帝王世紀曰孝章皇帝以中和元三年生於京師其母姓秘不出號其墓曰長信冢

三輔決録注曰何敞字文高為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有刻鏤屏風為帝張設詔命侍中黄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脩身敞懼禮賢命士敃脩德化

穆宗孝和皇帝

東觀漢紀曰孝和皇帝諱肇章帝之中子也母曰梁貴人早薨上自岐嶷至總角孝順聰明寛和篤仁孝章由是深珎之以爲宜承天位年四歲以皇子立爲太子初治尚書遂兼覧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章和二年春二月章帝崩太子即位永元三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四年六月大將軍竇憲潛圖弑逆庚申幸北宫詔收捕憲黨皆下獄死使謁者收憲大將軍印綬遣憲及第篤景就國到皆自殺五年正月宗祀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

望雲物大赦天下自京師離宫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人恣得捕不收其税十二年春正月上日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覧書林閲篇籍朝無寵族政如砥矢惠澤沾濡鴻恩茂篤外憂庶績内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德教在寛仁恕並洽是以黎元寧康方國協和貞符瑞應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故靡得而紀元興元年十二月帝崩于章德前殿在位十七年時年二十七葬順陵廟曰穆宗

帝王世紀曰穆宗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實禮耆艾動式舊典宫無嬪嬙鄭衛之讌囿無槃樂遊畋之豫躬履玄德虚静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承風云爾

後漢書曰自竇憲誅後帝躬親萬幾每有灾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阻死者相繼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人之本其勑令大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

續漢書曰孝和年十四能折外戚驕横之權即昭帝甦
上官之類矣朝政遂一民安職業勤恤本務苑囿希幸
遠夷稽服西域開泰郡國言符瑞八十餘品咸懼虛妄
抑而不宣云爾
范煜後漢書曰自中興以後逮于永元雖頗有弛張而
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漢北
地空都護西指則通驛四方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
將服叛懷來自有數也

孝殤皇帝

東觀漢紀曰孝殤皇帝諱隆和帝之少子也和帝皇子數十生者輙夭故殤帝養於民元興元年十二月和帝崩是日倉卒殤帝時生百餘日乃立以爲皇太子其夜即位尊皇后鄧氏爲皇太后帝在襁褓太后臨朝延光元年八月帝崩于崇德前殿年二歲葬康陵

又曰孝殤襁褓承統寢疾不豫天命早崩國祚中絶社稷無主天下敖然賴皇太后孔子稱有婦人焉信哉

恭宗孝安皇帝

東觀漢紀曰孝安皇帝諱祜清和孝王第二子也少聰明敏達慈仁惠和寛容博愛好樂施予自在邸第數有神光赤蛇嘉應照曜於室内又有赤蛇盤紆殿屋牀笫之間孝王常異之年十歲善史書喜經籍和帝甚喜重焉號曰諸生數燕見禁中特加賞賜下及玩弄之物諸王子莫得與比殤帝即位鄧后臨朝以帝幼小詔留於清河邸欲為儲副殤帝崩以王青蓋車迎帝齋于殿中拜為

長安侯乃即帝位謙讓恪勤孜孜經學性樂恬澹委政太后永初元年十一月上始講尚書耽於典藝二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延光四年三月帝崩于葉帝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二御車所止上食百官侍漏起居車騎鹵簿如故及還宫皇后與兄顯中常侍江京樊豐等共興僞詐不容令羣臣知上道崩欲僞道得病遣司徒等分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誣罔靈祇以亡為存其夕發喪羣寮百姓如喪考妣塞外蠻夷致祭涕泣葬恭陵

范曄後漢書論曰孝安皇帝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損徹膳服克念治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敝遂復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荅天眚既云哲婦亦惟家之索矣

薛瑩漢書賛曰安帝之初委政太后十有餘年及親萬幾佞邪始進閹官用事寵加私愛阿母主聖勢傾朝廷遂樹姦黨摇動儲副山陵未乾蕭牆作難兵交禁省社稷殆危

典略曰安帝永初元年以災異免司空尹勤凡以災寇故輙免三公多以卿為之或再三退而還復其故桓靈又甚自此始也

少帝北鄉侯

續漢書曰安帝崩太子前已廢無餘子皇后與凡閻顯謀以北鄉侯續為帝嗣三月立北鄉侯皇太后臨朝十月辛亥北鄉侯薨顯及江京等徵濟北河間王子欲以為嗣中黃門孫程王康等十九人共討江京等迎立濟

陰王

皇德傳曰安帝崩北鄉侯即尊位十月北鄉侯薨以王

禮葬未即帝位不成君故以王禮葬

太平御覽卷九十一

太平御覽卷九十二

宋 李昉 等撰

皇王部十七

後漢敬宗孝順皇帝　孝冲皇帝

孝質皇帝　威宗孝桓皇帝

孝靈皇帝　廢帝弘農王

孝獻皇帝

敬宗孝順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順皇帝諱保孝安長子也母早薨追謚恭愍皇后上幼有簡厚之質體有敦慤之姓寬仁温惠始入小學誦孝經章句和熹皇后甚嘉之以爲宜奉大統年六歲永寧元年爲皇太子受業尚書兼資敏達初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爲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所譖愬殺之太子數爲嘆息京等懼有後害遂共構陷太子太子坐廢爲濟陰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即尊

位王廢絀不得上殿臨棺而悲哀泣血不下飡粥北鄉

侯懿車騎將軍閻顯等議前不用濟陰王令用怨人白

閻太后復徵立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中黄門孫程

等十九人共討賊臣江京等以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

鍾下即皇帝位漢安元年八月遣侍中杜喬光禄大夫

周舉等八人分行州郡頒宣風化舉實臧否建康元年

八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十九年時年三十遺詔無

起寢廟衣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務爲節約葬憲

陵廟曰敬宗

續漢書曰帝為太子四歲嘗被疾阿母王聖第新治乳母王男厨監邴吉以為犯土忌不可御與江京樊豐及聖二女永等相是非聖永誣譖男吉皆物故太子思戀男等數為之歎息聖永懼有後害遂與京豐等共構陷太子坐廢為王

孝冲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冲皇帝諱炳順帝之少子也年三歲是

時皇太子數不幸國副未定有司上言宜建聖嗣建康元年四月立爲太子順帝崩太子即帝位尊皇后梁氏爲皇太后帝幼弱太后臨朝永熹元年正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葬懐陵

帝王世紀曰孝冲皇帝即位一年年三歲

孝質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質皇帝諱纘章帝玄孫千乘貞王伉之曾孫樂安王孫渤海王子也年八歲茂質純淑好學尊

師有聞於郡國孝沖帝崩徵封建平侯即皇帝位本初元年閏六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時方九歳葬
靜陵
漢晉春秋曰帝初年幼小聞梁冀專權於天下每朝出輙目之曰此跋扈將軍冀聞而大懼遂陰行鴆毒始病呼太尉李固入固前問病帝曰食煑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冀曰不可語未絶而崩
威宗孝桓皇帝

東觀漢記曰孝桓皇帝諱志章帝曾孫河間孝王孫蠡吾侯翼之長子也母曰匽音晏夫人年十四襲爵始入有殊於人梁太后欲以女弟妃之太初元年四月徵詣雒陽既至未及成禮會質帝崩無嗣太后密使瞻察威儀才明任奉宗廟遂與兄兾定策於禁中迎帝即位時年十五改元建和元年大將軍梁兾輔政縱横為亂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共謀誅之於是封超等為五侯暴恣日甚毒流天下白馬令李雲坐直諫誅名臣少府李

膺等並為閹人所譖誣為黨人下獄死在位二十一年崩

薛瑩漢記賛曰漢德之衰有自來矣而桓帝繼之以淫暴封殖宦豎羣妖滿側姦黨彌興賢良被辜政荒民散亡徵漸積逮至靈帝遂傾四海豈不痛哉

後漢書賛曰桓自宗支越躋天禄政移五倖刑淫三獄傾宫雖積皇身靡續

孝靈皇帝

續漢書曰孝靈帝諱宏章帝玄孫河間孝王曽孫觧瀆

亭侯淑之孫萇之子也母曰董姬萇襲爵為侯永康元年十二月桓帝崩先是數有皇子屢殤不立太后與父竇武定策禁中建寧元年正月徵到止夏門亭以王青蓋車迎入于殿即皇帝位太后臨朝四年正月帝加元服光和元年初置鴻都門學生頗以經學相引後請能為尺牘辭賦及以王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名或典州郡入為尚書侍中封侯賜爵四年於後宮與宮人為列肆販賣更相偷盜爭鬬

上著商賈服以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中平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内侯以下至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以治宮殿發太原河東諸郡材木黄門常侍斷截州郡送材人名掌正史譴呼不中退賣之貴戚因緣賤買十倍于官其貴戚所入者然後得中宮室連年不成州郡因增加調發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官錢大郡至二千萬諸詔所徵皆令西園特署約勅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財賂天下

騷動起為盜賊矣是歲又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為私藏
別司農金錢繒帛積之於中又還河閒買田業起第觀
上本侯家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家曽無私錢
故為私藏復寄小黄門常侍家錢至數千萬又云張常
侍是我翁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專朝日盛奢僣無
度各起第宅擬于宫殿上嘗登永安侯臺黄門常侍惡
其登高臺見居處樓殿乃使中大夫尚垣諫曰天子不
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虚自後遂不復登臺榭矣四年又

募買關内侯假金紫入錢五百萬六年四月帝崩於嘉德殿在位二十二年時年三十四葬文陵

續漢書五行志曰靈帝好胡服帳胡牀胡飯胡箜篌笛胡儛京都貴戚皆競為之其後董卓多擁胡兵擄掠夜發掘園陵帝又於宫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為大樂於是公卿貴賤轉相倣效至相誅奪驢價與馬齊

獻帝春秋曰初黄巾賊起靈帝建九重華蓋自稱無上

將軍身被介冑練兵京城先是造作角錢猶五銖而有四道連於邊輪百姓或有識者以為妖徵竊言新錢有四道京城將壞而此錢四出散於四方之外乎遂皆如言

薛瑩漢紀賛曰漢氏中興至于延平而世業損矣冲質短祚孝桓無嗣母后稱制奸臣執政孝靈以支庶而登至尊由藩侯而紹皇統不恤宗緒不祗天命上虧三光之明下傷億兆之望于時爵服横流官以賄成自公侯卿士降於皂隷遷官襲級無不以貨刑戮無辜摧仆忠

賢佞諛在側直言不聞是以賢智退而窮處忠良擯於下位遂至姦邪蜂起法防隳壞夷狄並侵盜賊糜沸小者吞城邑大者連州郡編戶騷動人人思亂當斯之時已無天子矣會靈帝即世則禍尋其後宮室焚滅郊社無主危自上起覃及華夏使京室為墟海內蕭條豈不痛哉

典略曰建寧二年帝時年十三歲宦官用事排疾士人熹平四年五月帝自造皇羲五十章光和五年帝幸太

學自就碑作賦

廢帝弘農王

獻帝春秋曰孝靈皇帝何皇后生太子辯帝數失子不敢正名養于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

後漢書曰中平六年四月丙辰靈帝崩於南宫嘉德殿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七太后臨朝八月中常侍段珪等殺大將軍何進於是虎賁中郎將袁術燒東西宫攻諸宦者庚午張讓段珪等刼少帝及陳留王幸北

宮司隸校尉袁紹勒兵收偽司隸校尉樊陵及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讓珪等復刼少帝陳留王走小平津尚書盧植追讓珪等斬之其餘投河而死帝與陳留王協夜步逐螢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辛未還宮大赦

九月董卓廢帝為弘農王

英雄記曰董卓欲廢帝謂袁紹曰劉氏之種不足復遺袁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恐衆不從公議卓曰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令為之誰敢不

從紹曰天下健者不唯董公紹請立觀之橫刀長揖而去坐中皆驚愕時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之卓於是遂策廢皇太后遷之永安宮其夜崩廢皇帝史侯為弘農王立陳留王為皇帝卓聞東方州郡謀欲舉兵恐其以弘農王為主乃置王閤上圍之以棘名太醫傅責問之曰弘農王病因何故不白遂遣兵迫守太醫致藥即日弘農王及妃唐氏皆薨

袁山松後漢書曰董卓使弘農郎中令李儒進鴆於弘

農王曰服此辟惡王曰此必是毒也弗肯强之於是王與唐姬及宫人共飲酒王自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棄爾兮適幽玄唐姬起舞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頹身為帝王兮命夭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悼我煢獨兮中心哀因泣下坐者歔欷不自勝王謂唐姬曰卿故王者妃埶不復為吏民妻也行矣自愛從此長辭遂鴆死

孝獻皇帝

續漢書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少子也母曰王美人何皇后妬而害之靈帝母永樂太后董氏收養焉故號董侯中平六年四月靈帝崩太子辯即尊位年幼皇太后詔封上為渤海王七月徙封陳留王九月董卓廢天子立陳留王是日即皇帝位年九歲董卓秉政初平元年正月逼帝自雒陽遷都長安興平元年正月帝加元服二年十月上自長安東遷建安元年七月至雒陽八月上自雒陽遷都於許二十五年十月上禪位於魏魏王

即帝位封上為山陽公青龍二年三月薨以天子禮葬禪陵

獻帝春秋曰袁紹將兵入宫誅諸黄門張讓等逼迫以尺一詔開大夏門將帝及陳留王出不知所如時昏夜螢火照道到盟津河上傳國六璽不及自隨百僚分散唯河南中部掾閔貢見天子出率騎追之比曉到河上天子飢渴貢宰羊進之厲聲謂讓曰今不速死吾射殺汝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天子曰臣等死陛下自

憂遂投河而死貢扶輦還宮時董卓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至率兵迎帝於北邙帝見卓兵振不自勝羣公曰有詔却兵卓曰卿為大臣不能匡輔國朝至令幼主蒙塵播越何却兵之有遂俱入城帝幸北宮改元號曰昭寧於閣上得傳國璽

又曰興平元年蝗蟲起民飢帝盡賣廐馬二百餘疋及御府雜繒二萬疋賜公卿已下及貧民車騎將軍李傕不聽盡收以置其邸李傕郭汜有隙傕使兄子副車中

郎將李進勒兵數千統宮使虎賁王曹等三百人以軿車三乘載帝及伏后幸傕營又迎宮人公卿家屬入塢移御府諸置繒綵珍寶上方在廐車馬乘輿器物盡置其邸放兵燒居府及居民被害者不可勝數五月或欲轉乘輿幸黃白城帝不肯司徒趙温以帝當東歸而傕等方亂以忠節責傕傕怒欲斬温傕從弟上軍校尉維故温掾請諫乃止於是閔温與帝同門設反關校尉以監察之十一月車駕東幸到黃巻亭庚午乘輿到弘農

張濟欲與董承楊奉交質而留乘輿承奉不肯奉帝東行到澗中濟郭汜放兵欲留車駕承奉力戰乘輿得過公卿婦女衣服悉見鈔奪不解帶便斫刺寒凍死者不可勝計天子得過路次曹陽乘輿到安邑十二月使侍中史跱直里切大僕韓融奉詔詔張濟悉遣宫人公卿已下婦女及乘輿服物車馬諸見略者皆令諸安邑元年七月乘輿到洛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舍宫室燒盡百官被荊棘依墻壁墟間侍郎以下皆出奠采四方州郡

各擁强兵莫有至者曹操白帝遷都許庚申車駕出洛轘轅而東楊奉韓暹引軍追之輕騎既至曹操設伏兵要於陽城山夾中大敗之九月車駕到許幸曹操營設有司營宗廟社稷自帝西遷朝廷傾覆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

漢晉陽秋曰獻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近侍莫非曹氏黨舊恩戚議郎趙彦嘗為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内外多見誅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忿因

曰君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俯仰求出

舊儀三公輔兵入廟令虎賁執刃挾之操顧左右汗流

浹背自後不敢復朝請

袁山松後漢書曰獻帝崎嶇危亂之間飄薄萬里之衢

萍流蓬轉嶮岨備經自古帝王未之有也觀其天性慈

愛弱而仁惠若輔之以德真守文令主也曹氏始於勤

王終至滔天遂力制羣雄負鼎而趨然因其利器假而

不反迴山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湯武而殺君操因

堯舜而竊國所乗不同濟其盜賊之身一也善乎莊生之言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信矣范曄後漢書論曰傳稱鼎之爲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可奪移至令負而趨者斯亦窮運之歸乎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

太平御覽卷九十二

太平御覽卷九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皇王部十八

魏太祖武皇帝　文皇帝

魏太祖武皇帝

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姓曹名操字孟徳漢相國參之後曹瞞傳曰太祖一名吉利字阿瞞祖騰漢桓帝時爲中常侍

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曹瞞傳及郭班世語並云嵩夏侯氏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也）嵩生太祖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都尉遷頓丘令徵拜議郎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汙狼藉於是奏免其八

九禁斷滛祀姦雄逃竄郡界整肅久之徵還為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兾州牧韓馥兖州刺史劉岱渤海太守袁紹濟北相鮑相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董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是時卓兵強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卓聞山東兵起恃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

今焚燒宮室刼遷天子海内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據成臯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為流矢所中乗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出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司徒王允與吕布共殺卓青州黄巾衆百餘萬人兖州劉岱欲擊之鮑信諫岱不從遂與戰果為賊所殺信乃迎太祖領兖州牧遂進兵擊黄巾追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

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天子拜太祖兗州牧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於曹陽渡河幸安邑太祖軍臨武迎天子假太祖節鉞録尚書事獻記曰又領司隸校尉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車駕出轘轅而東以太祖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離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時以袁紹為太尉紹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絶軍後公將引還繡

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還許荀彧問公前何以策賊必破公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以是知勝矣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諸將以為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

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粮食雖豐適所足以為吾奉也張繡率衆降公軍官渡玄德殺徐州刺史曹胄舉兵屯沛五年公自征之諸將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棄之東若何公曰玄德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遂破玄德玄德奔紹紹遣淳于瓊顔良等攻劉延于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公於是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從之遂擊破斬良紹騎將文醜

與玄德將五六千騎前後至公縱竒兵擊大破之斬文
醜醜良皆紹名將再戰悉擒紹軍大震八月紹連營稍
前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
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盾衆大懼時公粮少與荀彧
書議欲還許彧以為紹悉衆泛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
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
公與紹相距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粮盡士卒疲乏公
謂運者曰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一月紹

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逆之宿紹軍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用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稍近請分兵距之公怒曰賊至背後乃言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紹初聞公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破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

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泛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紹自軍破後發病嘔血死少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走遁譚尚爭冀州譚為尚所敗走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之公乃引軍到黎陽為子整與譚結婚袁尚聞公北乃釋平原還鄴公進軍

攻鄴尚懼乞降公不許爲圍益急尚夜遁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之雜繒絮廪食之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兖州公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復攻之尚奔固安遂幷其衆公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絶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公入平原略定諸縣攻譚破之斬誅其妻子冀州平袁熈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熈

尚熈尚夵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為列侯三郡烏丸承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戸初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蹋頓尤强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滹沱以引水名平虜渠引軍出盧龍塞外道絶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栁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熈與蹋頓遼東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

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各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公引軍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關中諸將疑公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

成宜等反公逦征之與超夾關為軍乃與尅日會戰先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超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為魏公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聘公三女為貴人又命公置旄頭宮殿設鐘簴又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又功進公爵為王設天子旌旗出入

稱謦踕王崩於洛陽時年六十謚曰武王葬髙陵

又曰漢桓帝時有黄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商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破袁紹之歲凡五十年天下莫敵矣

魏書曰漢末太祖拒董卓命歸鄉里遇故人成臯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八人備賔主之禮太祖自以背卓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已夜殺八人而去既而歎曰寜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

又曰太祖自御海内芟夷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竒量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時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尅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及至决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知人善察難眩以僞拔于禁樂進于行陣之間取張郃徐晃于亡虜之中皆佐命立功列于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

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絶人手射飛鳥躬擒猛獸嘗于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及造作宮室繕治器械無不爲之法則皆盡其意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不衣錦繡侍御履不二綵帷帳屏風壊則補納茵褥取温無有縁飾攻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勲勞宜賞不恡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常人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

過之故預自爲制終云衣服四篋而已

帝王世紀曰黄初元年追尊號謚曰武皇帝廟號太祖

曹瞞傳曰操少時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于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操面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復信操於是益得肆意及爲洛陽北部校尉

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條十餘枚有犯禁者不問豪強皆棒殺死數月靈帝愛幸小黄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操故遷爲頓丘令操爲人輕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恒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盤囊以盛一切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辭盡無所隱及悅大笑至以頭投杯案中飲膳皆沾污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計畫

勝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惡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輙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不騎扶麥以相過時操馬騰入麥中勑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尊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援刀割髮以置地

世說曰魏武將見匈奴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當自捉刀立牀頭坐既畢令間諜曰魏王何如匈

奴使答曰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王聞之追殺此使

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實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焉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碁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陀甘陵甘始陽城郗儉無不畢至又習噉野葛至一尺亦能少少飲鴆酒

世説曰魏武帝嘗過曹娥碑不解楊脩讀碑背上題云黃絹幼婦外孫虀臼魏武謂修曰卿解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曰吾已得令脩别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絶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絶妙好辭武帝亦記之與脩言同帝歎曰我才不如卿乃覺三十里

唐太宗皇帝祭魏武帝文曰夫大德曰生資二儀以成化大寶曰位應五運而遞昌貴賤廢興莫非天命故龍

顔日角顯帝王之符電影虹光表乾坤之瑞不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昔漢室鼎分羣雄並立夫民離政亂安之者哲人德喪時危定之者賢輔伊尹之匡殷室王道昏而復明霍光之佐漢朝皇綱否而還泰立忠履節爰在於斯帝以雄武之姿當艱難之運棟梁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乎往代覩沉溺而不援視顛覆而不持乖狥國之情有無君之跡既而三分肇慶黄星之應乆彰五十啓基真人之運斯屬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文皇帝

魏志曰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太祖崩嗣位為丞相魏王延康元年十月升壇即祚改延康為黄初以荆揚江表八郡為荆州孫權領牧故也荆州江北都郡為郢州權破蜀主於夷陵初帝聞蜀兵東下與權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孫權叛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氷舟不得入江乃引還七年春將幸許

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還洛陽宫五月帝崩於嘉福殿時年四十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魏書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覽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言善騎射好擊劍州舉茂才不行

又曰文帝初在東宫疫癘大起時人凋傷帝深感歎與素所善者大理王郎書曰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坯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成門内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吴志曰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

博物志曰魏文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

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棊

典論曰初平之元董卓弒帝鴆后盪覆王室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教余乘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難故每征伐余乘馬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乎中平之世長於戎伍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夕體倦心每

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獻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獲麞鹿九雉兎二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夫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

酒張京在坐顧彧俱拊手曰善余又好擊劒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爲善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書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於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論詩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至若知而能

愚勇而知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後之良史

太平御覽卷九十三